

轻柔之手

QINGROU
ZHISHOU

张存学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C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47.57

轻柔之手

QINGROU
ZHISHOU

张存学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轻柔之手 / 张存学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468-0006-6

I. 轻…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6032号

轻柔之手

张存学 著

责任编辑: 赵金祥

装帧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电 话: 0931-8773276(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E-mail: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印 刷: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插页 3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 268

书 号: ISBN 978-7-5468-0006-6

定 价: 2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黑色的公鸡在大门外突然发抖，它被一团白光罩住。在这之前，黑色的公鸡在大门外像皇帝一样走来走去。白光在它身上滞留不去。它在伏下身子瑟瑟发抖时，白光闪动，白光似乎在抚平它的惊恐。它在这种轻抚中又慢慢抬起身子，它站立着不再发抖。接着，它走进大门，走进院子里。就这样，黑色的公鸡将那团白光驮进了这个家门。

这是黄昏时分的情形。二十岁的史雷坐在东厢房的门槛上看着这一切，同时，他也看着被惊呆了的爷爷史成延。在公鸡于大门外被白光罩住的那一刻，爷爷史成延正站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他向苹果树上张望。十年前的噩耗总是先到达这棵苹果树上，一次又一次的噩耗是由灰色的泣雀带到这棵苹果树上的。十年前，泣雀歪歪扭扭地从灾难发生的地方飞来，它落在苹果树上长叫一声又歪歪扭扭地飞走。一次又一次，它就这样用它的叫声将这个家中亲人死门的不祥气息传达到这个家中。

这是1977年的初夏。爷爷史成延向苹果树上张望。他的神情凝重而充满忧虑，因为阴郁而悲伤的气息比哪一年都来得重，它旋绕在这个院子之外的地方，旋绕在大门外，旋绕在接近这个家的天空中。坐在门槛上的史雷明白爷爷史成延站在苹果树下向苹果树张望的忧虑：如果阴郁悲伤的气息要进入这个家中就必须停驻在苹果树上——阴郁悲伤的气息会借助十年前那样的泣雀传达它的到来，但苹果树上什么都没有。随后，史成延将目光投向天空。黄昏时分的天空中，阴郁悲伤的气息飘忽无定。史成延只好将他的目光落下来。这个时候，他看到那团白光在那黑色的公鸡身上。他

像被电击一样一动不动。他呆呆站着看着那团白光抚平黑公鸡的颤抖，看着黑公鸡将那团白光驮进这个家。

黑色的公鸡一进入院子，那团白光便消失。史成延开始颤抖。坐在门槛上的史雷注视他。在爷爷史成延转向他时，他看到爷爷眼中的惊恐和慌乱。

“看到了？”史成延问孙子史雷。

“看到了。”史雷说。

“一团光？”

史雷点点头。

史成延鼓突起眼珠，因为这个孙子像山一样稳坐不动。这个孙子没有发抖，没有被那团白光惊得改变面色，“你是不是早就看到了？”

史雷没有说什么。

“把你肚子里的说出来。”史成延说。

史雷开始微笑，他说：“那只是一团光。”

“这不是第一次？你啥时候还看到过？”

“三天前它就在大门外。”史雷微笑着说。

“龟子孙。”史成延嘟囔着骂道。

史雷闭着嘴，微笑仍挂在他的脸上。

史成延变得愤怒起来。现在，惊恐和慌乱从他身上退去，他浑身的抖动变成了另一种——变成了气哼哼的样子。这不仅仅是因为孙子史雷对他隐瞒了三天前所看到的，还因为他十年来的奋斗变得一钱不值。他走向鸡窝。现在天色已经昏暗，那只将阴郁悲伤的气息、将一个亡灵带进这个家的公鸡已经进了鸡窝。他走向鸡窝的用意十分明显，他要那只公鸡从鸡窝里拽出，然后用刀剁掉它的头，以它的血来驱赶走已经走进这个家门的亡灵。

史雷看着爷爷史成延走近鸡窝。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十年来，爷爷史成延已经将十一只鸡的头剁落在地，他让鸡血喷溅在这个院子的每一个角落，让它们阻挡亡灵的气息，让它们显示祛邪的威力。不仅如此，十年来，这个爷爷还用朱砂在纸上不断地画伏咒。起初，他将这些纸符贴在大门上，

贴在屋梁上，塞在墙缝里，后来，他又将纸符贴在苹果树上，塞在屋子的门楣上，最后，他连房顶上的烟囱都没有放过——因为那也算是一个亡灵可以进入的通道。十年来，这个爷爷就这样用鸡血、用纸符阻挡亡灵的进入。

阴郁和悲伤的气息十年来一直到达。它或者在某个早晨旋绕在大门外，或者在某个黄昏旋绕在这个家附近的天空中。每一次到达后，它都会滞留一段时间。它旋绕不去的迹象表明，它要进入到这个家。这是它过去的家，也是它变成亡灵后的家。爷爷史成延曾说，一旦这种气息进来——他从来不说那是鬼魂——就会将这个家掀翻，就会让这个家变得不安宁。看不见的气息会让这个家充满怪异，会在某一个早晨让可怖的鲜血顺着墙流下，让家具嘎吱吱走动，让猫和其他野物——诸如癞蛤蟆、老鼠、乌鸦纷纷到来，然后它真正索要的是这个家中惟一可以被夺走的，这就是剩下的惟一的孙子史雷。夺走这个孙子是因为爱和悲切。

“那是一团悲伤。”爷爷史成延说。

为了保住这个家，为了保住这剩下的惟一个孙子，爷爷史成延奋斗了十年。这是固执而悲切的身影，与亲人的亡灵抗争，得把牙齿一遍又一遍咬紧。与亲人的气息抗争，这个爷爷不但越来越苍老，而且越来越沉默。但他眼中的光始终明亮。十年来，史雷一直看着这些，看着爷爷史成延的固执与悲切，还有他越来越持久的沉默。

现在，那只钻进鸡窝的黑公鸡危在旦夕。史雷坐在门槛上一动不动。两年前，爷爷史成延将第十一只鸡的头剃下来时，他抖动着沾在手上的鸡血说：“再不能这么干了。”他又抖动了两下接着说：“再不能干这杀生的事了。”最后一只黑色的公鸡就这么被留了下来。但现在，那只公鸡的血又要喷洒出来。

史成延走到鸡窝前，他站住，注视着鸡窝。然后，他又转过身来。他手中的刀闪闪发亮，但他的神色黯然。史雷看得清楚，那是一张无可奈何的脸。那张脸在这个时候表明：他再也赶不走已经进到家门的亡灵了。

那只黑色的公鸡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轻轻之手

史雷从门槛上起来时，史成延对他说：“给我倒一杯水，我口渴。”

“要不要给你熬茶？”史雷说。

“不要。要一杯水就成了。”

史雷走上房，他将水端到院子里。史成延从史雷手中接过水杯咕咕喝下。

“那会是谁的光？”史雷问。

史成延将空杯递在史雷的手里：“再来一杯。”

史雷走上房又倒了一杯水出来，他将水杯放在爷爷史成延手上时，他感觉到爷爷史成延的手在抖动。

“你说过，那只是一团悲伤。”史雷说。

“我这把老骨头不行了。”史成延将水杯紧紧握住。

“它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史雷说。

“还记得十年前你爸的事？”

史雷闭住嘴。他想，这不是一回事。十年前，父亲以亡灵的模样回到大门口，那是可怖的情形，正是那可怖的情形让他在那一年成了哑巴，也正是那可怖的情形让哥哥史克转身逃走。但那之后，他和爷爷史成延都坚信，他父亲的亡灵永远不会再来，因为在那一刻，爷爷史成延将父亲的亡灵赶走时，父亲以绝望的声音长吼一声，然后，他绝望地离去。那个亡灵的背影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决不回头的背影，是决心腐烂在墓坑里并彻底抛却一切的背影。那个背影没有悲伤，他的悲伤早就被绝望和冤屈淹没了。

“你说你三天前就看到了？”史成延说。

“和今天的一样。”史雷说，“它在大门外旋来旋去。”

“为啥不早说？”

“该让它进来了。”史雷说。

这一次，史成延闭住嘴。他握着水杯的手又抖动起来。

“我这样子即使有十头牛也拉不走了。”史雷说。

“不光是你，”史成延说，“它也能让我这把老骨头一个接一个地栽跟头，还有这个家，我让它安稳了十年。”

“它只是一团悲伤。”

“你没有悲伤？”史成延说，“这个家里每一个人的悲伤都能淌成一条河，死掉的人的悲伤能把活人像淹虬子一样淹掉。”

史雷笑了起来。他的笑没有声音。

“笑个屁。”史成延端水杯的手又抖了起来。

“它早就该进来了。”史雷说。

史成延又闭住嘴。

夜色降临。史雷走进自己住的东厢房里。他没有拉开灯。在黑暗中他躺在床上。五年前，他第一天成为建筑队的一名小工时，他执意从与爷爷史成延共住的上房里搬出，他说：“得让东厢房里有人的活气。”他就这样搬进了这间屋子。这是父亲和母亲住的屋子。十年前他们双双变成亡灵之后，这个屋子的门就被爷爷史成延牢牢地锁住，不仅如此，他还将这间屋子的窗子钉死。随后的日子里，爷爷史成延将各种颜色的纸符贴满在这个屋子的门和窗子，他干这一切时脸像铁一样凝重，但他的用意又清楚地显露在他的脸上：将这屋子封死，以了断两个亡灵再回来的念头。

史雷躺在床上寻思：在这个晚上，爷爷史成延将不得安睡。一个走进家门的亡灵逼着他放弃他的朱砂和纸符，同时也逼着他放下那杀鸡的刀。在这个晚上，他再也用不着忙碌——用不着用猩红的朱砂在一张又一张的纸上画满伏咒。他要做的只能是躺着或者坐着想阴郁和悲伤的气息变成一团白光后进入到这个家要干些什么，它会掀起怎样的不安？它会用怎样的手段纠缠这个家中还活着的一老一少？

想到这里，史雷暗自笑了起来。他想：他自己心中没有惧怕，惧怕早就过去了，最惧怕的那一年是他不会说话的那一年。先是泣雀，再是死去的亲人，逃走的亲人，丢失的亲人。那一年的惧怕装满了他的肚子。五年后，他用另一种心情赶走心中的惧怕，那种心情就是渴望，不但渴望白色的鸽子，还渴望感受或者看到那旋绕在这个家周围的气息，那不仅仅是阴郁和悲伤的气息，那还是流连和眷顾的气息，那是爱。

十年来，他一直注视那团气息。在爷爷史成延扭动屁股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布置那些纸符时，他沉默。他坚信，总有一天，那团每年都要到达的气息迟早会走进这个家门，因为他看到，那团气息十年来丝毫没有减弱，相反，它越来越浓。

三天前，他注视着那团气息变成一团白光在大门外旋绕时，他想，它走进这个家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正因为如此，今天黄昏时，他面对爷爷史成延的恐慌发出了微笑。这只是在脸上，在他的肚子里，他的笑在咕咕作响。

毫无疑问，十年来的那团阴郁和悲伤的气息和现在的白光是这个家中某个亲人的，十年来，它一直不放弃，现在，它走进这个家门终于可以喘口气。

史雷想着闭上了眼睛。他昏昏欲睡。十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睛看到那团白光在墙上晃动。他一动不动。那是温柔的白光。他听到它在低泣。低泣声仿佛从很深的地方抽出。接着，史雷感到一双无形的手向他靠近。他的头发被抚摸。接下来，是他的眼睛、鼻子和嘴。这是一双轻柔的手，一双记忆之中的手，是母亲的手。

母亲程红樱的手就这样到达。

史雷接受这抚爱。这是一双被夺走的手，一双久违的手。史雷闭上眼睛。现在，他能清晰地听出母亲的悲泣声。随后，悲泣声慢慢离去，轻柔的手，也慢慢离去。史雷睁开眼睛，白光消失。

这个晚上，史雷明白，母亲的白光住进了这个屋子，这是她原来的屋子，现在，它陪伴她剩下的惟一个儿子。

史雷被硬邦邦的手指弹醒。他睁开眼睛看到爷爷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该起床上工了。”

史雷扭过头看了看床边的钟，“还早呢。”他又把头放在枕头上。

“该起了。”

史雷不得不起来。“你肯定睁了一夜的眼睛。”

“算你看出来了。”史成延说。

“还在想那白光？”

“你昨天问过那白光是谁的。”史成延说。

“我问过。”史雷说着将一件线衣套在身上。他想，这是破天荒的一次。爷爷几年来破天荒第一次走进这个屋子——因为这是他儿子和儿媳妇的屋子。即使他的儿子和儿媳妇死去，他按老规矩也从不进入这个屋子。现在，是那对白光的忧愁将他一早牵进这里。

“肯定不是你爸的，那一次把他赶走，他再也没有来过，连我的梦里都没有来过。”

“我哥太远了。”史雷说，“他要是来，路上的风能把他吹跑。”

“胡说，他要是来早就来了，啥也挡不住回家的魂。十年来我没有一次感觉他来。”

“他憎恨这地方，”史雷说，“所以不愿来。”

“只能是你妈的，”史成延说，“那阴气和白光都是你妈的。”

“十年来，你从来没有说过那阴气是我妈的。”

史成延鼓了鼓眼睛，他看起来不愿说，但他又不得不说，“我老了，只有我能看得见，那阴气和白光只能是你妈的，另一个不会来。”

史雷感到不对头，“另一个是谁？”

史成延闭住嘴，他心事重重地转过身。史雷拽住他，“另一个到底是谁？”

史成延被孙子拽住，他只得回过头，“是你姑姑。”

“我姑姑？”史雷惊得耸了耸身子，“你从来没有说过我还有一个姑姑。”

“她要是活着的话，她不会回来，要是她死了，也不会以光的样子回来。”

一个姑姑？史雷感到不可思议。这么说，加上死掉的三个和下落不明的一个已经是五个，而留下来的只有两个。

“只能是你妈的光。”史成延掉转话题，“她的尸首没有入土，所以要纠缠这个家。”

“她只想回到她的家，看看她的家。”史雷说。

“看看这个家？”史成延看着史雷，“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看到了啥？”

“没有。”史雷说。

“把你肚子里的事说出来。”

“没有。”史雷转身端起脸盆。

“不要忘了，是我让你开口说话的。”史成延看到孙子史雷不理他的茬，便拿出这招。

史雷笑了笑。他知道爷爷在这个早晨不会放过关于那团白光的事，要不然，他不会提十年前他突然不会说话的那档子事。十年前，由于那骇人的情形，哥哥史克转身逃走，而他从此再不会说话。整整一年，他成了哑巴。爷爷在赶走那个阴魂之后，在拉池城到处寻找史克，最后从看见史克的人们嘴里得知史克已经向西逃走后，便来为他招魂。在爷爷史成延看来，失去语言就是失去了身上的魂，魂被那骇人的情形惊走了。因此，爷爷敲打可以脆响的东西四处为他招魂。从父亲的坟上，从荒凉的城外的每一处可以隐藏幽魂的沟沟坎坎上敲打，在去往河西寻找史克漫长的路上仍不忘为他招魂。在这同时，爷爷将画上伏咒的纸符贴满大门和墙上。整整一年，

费尽了精力，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开始说话。是由于天上飞过的鸽子，白色的鸽子一次又一次飞过。它们闪光的翅膀让他眼花缭乱。鸽子最后的影子消失时，爷爷史成延正好走进大门。他对爷爷说，他饿了。起先爷爷史成延没有在意他说饿了的话，待到走进厨房他猛然转过身来看着他。爷爷睁大眼睛看着他，然后让他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就这样，他结束了整整一年不会说话的光景。

十年过去，爷爷史成延把他那一年的情形从不提起，那是沉重和慌乱的一年。况且，对他这个孙子而言，也是难以启齿的一年。一年的哑巴，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必要再被提起。但现在，他以此来让这个孙子说说那团莫名其妙的白光。

“是我妈的光。在墙上。”史雷说。

“在墙上？”

“她在哭，一声一声地哭。”

“噢？”

“还有她的一双手。”

“一双手？”

“看不见的手。”

“噢——你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史雷说。

史成延将嘴紧紧闭住。

“用不着担心，”史雷说，“这个家会安稳下去，这个家再不会有泣雀飞来那样的事了。”

“不要提泣雀。”史成延说着转身慢慢离去。



灰色的泣雀第一次歪歪扭扭飞临院子里的苹果树上时，史雷仅仅只有十岁。当时，三岁的妹妹史真刚刚结束一场没有由来的哭嚎，她躺在哥哥史克的怀中闭住眼睛睡着了，但她的鼻子和嘴仍在抽动。这个三岁的妹妹在那一年开始的日子里就不断哭嚎，在这之前，她成天歌唱。在没有人的时候歌唱，在母亲的脚踏琴前歌唱，在奔跳、玩耍时歌唱，然后她突然停止了歌唱，代之而起的是她的哭声。爷爷史成延后来说，是这个小丫头片子第一个觉到了不对头。泣雀第一次来临前，她剧烈的哭嚎表明灾难已经逼近了。而泣雀显然落在了她的后来。灰色丑陋的泣雀落在苹果树上时，爷爷史成延对着泣雀瞪直了眼睛，他眼睁睁地看着泣雀在苹果树上长叫一声又歪歪扭扭地飞走。爷爷史成延不断地拍打着他的大腿。他抓住大孙子史克的肩膀，用手抚摸史克的头，然后又端详大孙子怀里的小孙女。接着他又抓住二孙子史雷的头，他抚摸、拍打，发现三个孙子都好端端的。他抬起头朝空中凝望。一会儿后他又拍打他的大腿：灾难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脸色铁青，喘着粗气，爷爷史成延让史克将史真放在炕上，然后按住史雷的头示意看护好史真。在这一瞬间，爷爷史成延拉着史克朝大门外奔去。

拉池中学的那种惨象被瞒了好几年。直到后来，爷爷史成延才向史雷断断续续描述那一天的情形。那情形开始让他的头皮发麻，让他的血凝固不动，随后它像刀刻上去一样，在他的心里再也拔不走了。几年来，不用回想，它随时会跳入他的脑海中。一个年近六十的爷爷拖着一条刚刚能走

路的腿拉着大孙子史克的手一瘸一拐地奔出院子。在奔进拉池中学的操场上时，各种颜色的传单被风吹扬，杂乱的脚印表明歇斯底里的吼声和批斗声刚刚退去。操场上一片空寂，而操场边的榆树上吊着已经死去的父亲史凌霄。这是骇人的惨象，两个人——一老一少共同看到了那惨白的脸，那是一下子就撞入眼睛的脸。醒目的还有那身上被绳子抽过、被棍棒砸过的痕迹。老的在那一刻能感觉到儿子的惨叫——不用听，就能感觉到儿子的惨叫仍在空荡荡的操场上回荡。待到他想到身旁的孙子并用双手捂住孙子的眼睛时，已经来不及了。

“他看到了。”爷爷史成延说，“不该把你哥领到那地方去。”

他只好把孙子史克赶走，他得一个人面对这惨象。但他首先得拿住自己的颤抖。从看到儿子起，颤抖就一遍又一遍地传遍他的全身。他先稳住自己的左腿，因为被跌伤的左腿颤抖得像一根面条。待到他稳住右腿，并奔到儿子的尸首前时，浑身的颤抖才慢慢被稳住。在那一时刻，他没有眼泪，眼泪被眼前的惨象堵塞住。他放下儿子，揣摸他的身子，揣摸他的脸。最后他将儿子的眼睛合住时感到丑陋、可怖的气息无所不在。他蹲在儿子身旁，眼泪仍被堵塞。好长时间后，他又想到了孙子史克，他回过头，目光碰到孙子的身体。孙子史克就站在他身后。他跳了起来，由于暴怒，他的身子又抖了起来。他的手抡在空中，待要落在史克身上时，他又慢慢放下，一个这样的孙子，在当时也没有眼泪，赶走他是没有用的。

“我该想到他那时就受不了了。”

“的确。”史雷说。

“他的眼泪其实在肚子里能流成河。”

“现在想起来，的确是那样。”史雷说。

那个中午，白光光的太阳光拧成冰冷的绳子鞭打爷爷史成延。在惊恐和颤抖之后，再加上暴怒，他再没有别的感觉可言，只剩下了冰冷。因此，面对儿子的尸体，他需要身旁的孙子史克。这倒是一种安慰。这个孙子，在他被揪斗于拉池城箭道广场的主席台上时在他的眼前，在他被人们从主席台上扔下来跌伤一条腿时在他眼前，并且，是这个孙子用架子车将他拉

回了家。也是这个孙子在此后的日子里又用架子车拉着他听从召唤，去参加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这个孙子，就这样紧闭着嘴，从不言语地拉着他在拉池街上走来走去。十三岁，还太小，但已经值得信赖和依靠。那个中午，他就和这个孙子将儿子的尸体拉到拉池城外西面的山下，然后，两个人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将死去的亲人埋葬掉。一个下午，时间够长的了。从选择墓坑开始，然后将坑一点一点挖下去。十三岁的孙子就和他干这些。

“我不该让他去。”爷爷史成延说，“我那时的脑子变成了猪脑子，我该想到那事不适合他。”

“他已经看到了。”史雷说。

“我一个人能干那事，想想看你哥只有十三岁，十三岁前他成天摆弄他的小机器啥的，然后十三岁时他就得拉着一个挨批斗的老汉在街上走来走去，就得亲眼看到你们爸被吊死的模样，还得用力挖坑再把你爸埋掉。”

“还有你在身边。”

“屁话。这是两码事。”

“那一年，他的样子的确全变了。”史雷说。

“他把所有的都装在肚子里，十三岁，装得够多的了，我该想到，我那时的脑子成了猪脑子。他把所有的装在肚子里不说，从来不吐出来，我以为他能挺住，他的样子蒙住了我。”

“他逃走，不光光是因为那事。”

“我该想到他受不了，肚子里装了那些事，他肯定受不了，十三岁，光那些事就能把肚子撑破，再不要说后来的事了。”

这仅仅是灾难的一部分。泣雀第二次飞来离第一次只有三天。泣雀远远而来，十岁的史雷紧盯着它。泣雀歪歪扭扭落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上时，史雷看清了它丑陋、阴气森森的面目，一双灰色的眼睛一动不动，然后它长叫一声又歪歪扭扭地飞走。可怖的感觉立刻罩住了史雷，因为在那一刻，整个家里只有他一人。爷爷史成延三个小时前被几个戴红袖章的人带走。

爷爷史成延被带走前按了按两个孙子的头——他让史克和史雷看好最小的小孙女。他放开手时，被其中一个戴袖章的朝左腿踢了一脚，因此，在他跨出大门门槛时险些跌倒——他的左腿仍一瘸一拐，再加上戴袖章的一脚，他走起路来力不从心。他走出大门时又被踢了一脚，这一次他栽倒在地。几个戴红袖章的叫骂着，同时，其中的一个返进大门一把捉走史克——让这个孙子拽起栽倒的爷爷，并陪同他参加再一次的批斗。史克扶起爷爷在大门外消失。史雷只得紧紧抓住妹妹史真的手。三岁的史真紧闭着嘴，她被刚刚恶劣的场面惊吓住，所以只能睁着木呆呆的眼睛。把这个妹妹的手紧紧抓住，然后领她走进屋子。这个三岁的妹妹坐在屋子里一只小小的凳子上，乖巧而畏缩。一个小时后，母亲程红樱赫然出现在大门口，她被剃光的头用咖啡色的头巾紧紧包住。她的身后是另外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他们手里拿着黑亮闪光的枪。母亲一出现，三岁的史真便哭嚎。那是撕裂空气和屋顶的哭嚎，即使母亲抱起她，抚摸她的脸，摇颤她，她的哭声仍不停止。母亲不得不兜着圈子不断地抚慰这个最小的。但没有用，史真的哭声无法被遏止住。而拿枪的几个显得不耐烦，他们催促母亲，母亲只得一面拍打怀中的史真，一面问史雷：“爷爷和你哥哪里去了？”

史雷努力张开嘴，当着几个拿枪的人的面，他说：“他们被带走了。”

母亲明白是谁带走了他们，但她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要带走一个儿子。

当着拿枪人的面，史雷不好解释，况且，那个时候，他的舌头在嘴里不听使。

史真的哭嚎声愈来愈大。母亲拍打着这个妹妹。她转了一圈后又问史雷：“你爸被埋了？”

“埋了。”史雷的舌头勉强转动着。

几个拿枪的在门口气哼哼地跺着脚，他们再一次催促。母亲只得抱着史真离去。几个拿枪的跟在她身后，而史真仍在哭嚎。

那一天，史雷就这样独自面对泣雀的来临。第一次传达死亡的噩耗，那么，这第二次就必然传达另一种噩耗。史雷回想他在那时不停地在院子

轻柔之手

里走动。灾难再一次来了，但他却不知道来自何方，因此他只能恐慌地在院子转动，不断地抬头看快要落山的太阳，同时，不停地朝大门口张望。

太阳落山时，史克扶着爷爷史成延出现在大门口。他们一走进大门就感觉到不对头。史雷想，他们从他的脸上看出了。因为他的脸上布满汗水，脸像纸一样白，而且身子在摇摇晃晃。史克放开爷爷，踏进院子，跑过他的身旁。他在屋子里寻找妹妹史真。待到他跑到史雷面前抓住史雷的胳膊时，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惊慌。史雷被摇颤，他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母亲到来的事。之后，他又向爷爷史成延说了泣雀的事。

史克飞奔而出。而爷爷史成延也拐着腿跟随而去。

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他们空手而归，没有带来三岁的史真。

两个回来的在第二天天不亮就又出去。史雷不便于询问。无论是哥哥史克的脸还是爷爷史成延的脸在那一晚都像铁一样凝重。他被置在一边。如果灾难是一片阴云的话，他在其中摸不着南北。他只能懵懵懂懂地感觉，并不断地被这种感觉麻木，一遍又一遍。

事后他才理清泣雀长叫的由来。爷爷史成延和哥哥史克在那一天直奔西关四道北巷的孙家大院。孙家大院是关母亲程红樱的地方。他们到那里时没有母亲的身影。他们在拿枪的民兵口中问不出所以然后只能在街上寻找。然后，他们听到了母亲程红樱跳入黄河的消息。

消息是拾捡破纸的郑尚清在钟鼓楼下宣布的。这消息不胫而走。而郑尚清一边拾捡漫天飞舞的破纸一边又将这消息带到别处。当爷爷史成延的一双手抓住他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背诵语录，他以此来稳住自己并保住自己的魂不要被夺走。爷爷史成延给了郑尚清一巴掌，郑尚清嘴里的语录立刻停了下来，他不得不回答面前史成延近乎暴怒的询问。他说，他看见了程红樱跳入黄河。他说，他只看见了她一个，而没有看见三岁的女娃。爷爷史成延再给他一巴掌，他仍说，他看见了，看见了一个。

泣雀传达的就是这种噩耗。而最小的一个，哪里去了？

两个一早就又出去寻找，一个在黄河边寻找儿媳的尸首，另一个在拉池城的大小巷道里寻找最小的妹妹。而十岁的史雷对这些全然不知。十